

何沛雄著

讀
賦
零
拾

萬有圖書公司

讀
賦
零
拾

衛
林
補
識
己
巳
春

一九
七五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五月
初版

讀賦零拾

著者：何沛雄

出版者：萬有圖書公司

香港機利文新街十七號二樓

承印者：偉明印務公司

香港謝斐道四〇一號

小引

賦者，一家之學也（章實齋語）。班固云：賦者，古詩之流也，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。是以京殿、苑獵、述行、序志，率能體國經野。漢宣帝亦云：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，小者辯麗可喜。北齊魏收云：會須作賦，始成大才士。由此觀之，賦豈雕蟲小技之比也哉！

予隨 饒師宗頤教授治賦有年，風簷展讀，尚友古人，每難終卷，偶爾著筆，積壓成篇，不賢識小，號曰「零拾」。及負笈英倫，覩西方學人攻治漢學之勤，有足令人欽佩者。卽以辭賦論之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加、日等學者，譯注原文，爲數既多，專題論著，亦無匱乏，遂擇錄其一二，誌於篇末，以見彼輩之用心。嗟乎！賦學式微，近世文史學家，更視同朽木枯骨，觀外人致力之業績，亦其可以知返乎！

乙卯春何沛雄識於香港大學

讀賦零拾

順德 何沛雄著

夫人有感于心，有鬱于情，必假言以表之，譎屈而道之。賦者，所以叙事言情，寓言寫志者也。是故屈子喻志于懷沙，賈生辨情于鵬鳥，長卿有自刺之作（美人賦），子雲有勸上之篇（甘泉賦）。上林、子虛，旨尚風諫；甘泉、長揚，非徒狀物。張衡兩京，刺其踰侈；班固兩都，折以法度。歸田（張衡作）述懷，遂初（劉歆作）思古。幽通（班固作）致命以遂志，懷思（夏侯惇作）軫生以自憐。此其大較者也。

新莽之世，可稱賦家者，僅崔篆一人而已。篆嘗受寵于新朝，及光武卽位，舉賢良文學之士，篆自感慚愧，歸辭不仕，作慰志賦以自悼。

班氏父子，世代通儒。北征旨深，曲隱入微；覽海壯濶，情遙志遠。兩都雅贍，裁密思靡；幽通合神，理精辭博。

王氏父子，亦以文著。叔師博識有功，機婦說理洞達；延壽瓌穎獨標，靈光勢動如飛。

曹氏父子，雅好詞章。孟德橫槊吟詩，古直悲涼，登高作賦，瑰瑋可誦；子桓洋洋

清綺，下筆成章，或短或長，美瞻可翫；陳王神思華采，八斗才多，世號繡虎，卓爾不羣。此皆譽美于一時者也。

論者謂孟堅之兩都，規模長卿，胎息子雲，然筆勢雄勁，姿態豐腴，固已出其藩籬矣（見陸棻賦格）。東漢辭人，誰可驟轡哉？

張衡艷發，文以情變，絕唱難踪。兩京宏富，歸田標舉，思玄飄渺，鬻體傷情。慮周而藻密，才高于世者也。崔瑗云：「數術窮天地，制作侔造化。」豈侈言哉！

蔡邕才逸，文質彬彬。長篇精雅，短制可嘉。述行渾樸深厚，青衣情致委婉；狀物有圓扇之篇，遊戲有短人之作。「邕實慕靜，心精辭綺。」此史臣之所贊也。

班婕妤之擣素賦，文義豔發，怨悱不亂；曹大家之東征賦，韜筆排宕，名理層出。巾幗不讓鬚眉，可垂不朽矣。

王粲才溢，捷而靡密，文若春華，思似泉湧；發言可詠，下筆成篇。中郎驚歎，文帝稱善，誠七子之冠冕也。

子建以詩名，然其賦製，五十餘篇，不遜東京之作。洛神、懷親，至情至聖；感時、叙愁，傷心傷懷；玄暢、幽思，發高妙之想；述行、東征，紀塗旅之艱；愁霖、喜霽，寫節侯之景；鸚鵡、神龜，狀禽甲之狀。若如之類，莫不符采相勝，金聲玉振也。

左思作三都賦，既成，皇甫謐爲之序，張載爲注魏都，劉逵爲注吳、蜀。張華見而歎曰：「班、張之流也，使讀之者盡而有餘，久而更新。」無怪洛陽紙貴。

潘岳敏給，辭自和暢，藉田典則見稱，閑居足起愛慕。陸機矜重，情繁辭隱，文賦語精論暢，豪士氣蓋羣雄。史臣曰：「機文喻海，韞蓬山而育蕪；岳藻如江，濯美錦而增綯。」豈虛語哉！

傅氏父子，賦篇甚多（傅玄，字休奕，今存賦五十七篇；傅咸，字長虞，有賦三十七篇，載嚴可均全晉文）。休奕體強直之姿，文采可比荀（勗）、張（華）；長虞本剛勁之性，實才並驂（劉）楨、（徐）幹。生平見晉書本傳。

晉書應貞傳云：「貞善談論，以才學稱。武帝于華林園宴射，貞賦詩最美。」史臣論曰：「應貞宴射之文，極形言之美，華林羣藻，罕或疇之。」應貞爲應璩之子；璩卽建安七子之一應瑒之弟也。

晉書庾闡傳云：「庾闡，字仲初，九歲能屬文。元帝時，爲散騎常侍，作楊都賦，見重於世。」世說新語文學篇云：「庾闡始作楊都賦，賦成以呈庾亮，亮以親族之懷，大爲其名價，云可三兩京，四三都，于是人人競寫，都下爲之紙貴。」又北齊書邢邵傳云：「自孝明之後，文雅大盛，邵雕蟲之美，獨步當時，每一文初出，京師爲之紙貴，

讀誦俄遍遠近。」此皆事美于左思矣。

淵明淡泊明志，北窗高臥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其感士賦類子長之倜儻，閑情賦同宋玉之好色（陶彭澤集題辭）。陶文雅兼衆體，豈獨以詩絕世而已哉！

謝靈運山居賦云：「嗟文成之却粒，願追松以遠遊。嘉陶朱之鼓棹，乃語種以免憂。判身名之有辨，權榮素其無留。熟如牽犬之路既寡，聽鶴之塗何由！」宅心若此，何異秋水、齊物也。

南史文學傳史臣曰：「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，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，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，斯鮑照之遺烈也。」孫月峯評其蕪城賦云：「只寫一盛一衰，抑揚感慨，便覺情勝于詞；一起聳拔，已見廣陵形勝，能以簡鍊爲長。」觀此，可略知明遠之文矣。

梁武帝負龍虎之相，兼文武之質，藝能博學，罕或倫比。其孝思賦，既收入于釋藏策，而淨業賦亦著于弘明集，乃恭儉莊敬之君主也。

昭明以文會友，親賢好士，編纂文選，錄賦甚多，然其自作六篇（見全梁文），未爲壓卷，豈體弱不起其文歟？

任昉海內髦傑，才思無窮；江淹筆具五色，當世無雙。任之感知，心照情交，江之

恨、別，盡寫胸臆。此二子者，縱橫駢偶，不受羈勒，若使生逢漢世，奮其才雋則上可方枚乘、子雲，次亦不失敬通、北海也。

沈約大手筆，卓犖博洽，郊居長篇，令人激賞。六朝多小品，休文鉅製，標樹高風矣。

陸倕詞鋒飄堅，如逸氣雲浮，生有蘭亭之聚（南史到溉傳），死傳青鏤之筆（南史紀少瑜傳），一人而知榮三祖（倕見賞于梁高祖、昭明太子及梁元帝），可云達矣。

南史丘靈鞠傳云：「丘靈鞠，少好學，善屬文。宋孝武殷貴妃亡，靈鞠獻挽歌三首，帝摘句嗟賞。」又丘遲傳云：「梁武帝上建鄴，引爲驃騎主簿，甚被禮遇，時勸進梁王及殊禮，皆遲文也。」南齊書文學傳列丘靈鞠爲首；梁書文學傳列丘遲爲第二。丘氏父子，皆一時文雄也。

沈炯少有雋才，文辭甚工。嘗爲西魏所虜，經行漢武通天臺，作歸魂賦表陳述思歸之意。魏人愛其才，釋之東歸（陳書本傳）。賦之動人，斯其一例矣。

顧野生九歲能屬文，嘗作日賦，時人異之（陳書本傳）；張正見年十三而獻頌，梁簡文帝深贊賞之（陳書本傳），斯皆後生可畏者也。

庾開府妙善文辭，尤工詩賦。家世梁朝，流寓北土。前期之作，綺靡生情；後期諸

篇，沈鬱頓挫。華林、春賦，啓唐人之先鞭，哀江南賦，冠絕今古。昔屈平被讒而賦離騷，子山去國，痛哀江南，豈危苦之詞易工，蕭瑟之音多感乎！

世謂隋煬驕侈，然隋書云：「王好文雅，招引文學之士。」（柳詒傳）「其詩並存雅體，歸于典制，雖意在浮淺，而詞無浮蕩，故當時綴文之士，遂得依而取正焉。」（文學傳序）比觀其文集，語多莊言，文少戲諢；歸藩一賦，詞甚典麗（柳詒傳），惜已久佚耳。

文選序文，以賦爲首，詩騷反列于後，此昭明之創格也。後之編集者，多襲其體：總集如李昉之文苑英華，姚鉉之唐文粹，呂祖謙之宋文鑑，蘇元爵之元文類，張溥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，張金吳之金文最，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，丁福保之漢魏六朝名家集，乾隆御定之唐宋文醇等。別集如陸士衡文集、江文通文集、庾子山集、王右丞集、高常侍集、毘陵集、昌黎先生集、樊川集、孫樵集、皮子文集、小畜集、溫國文正司馬公集、直講先生文集、豫章黃先生文集、張右史文集、淮海集、濟北晁先生鷄肋集、于湖居士文集、遺山先生文集、秋澗先生大全文集、松雪齋文集、清容居士集、道園學古錄、圭齋文集、荊川先生文集、曝書亭集、鮚埼亭集、潛研堂文集、茗柯文集等，不可勝數。由此可知文選體例影響于後代之巨。

文選賦家，囊括八代（周、漢、魏、晉、宋、梁），作者三十一人。多者選賦八篇，少者備錄一首。子虛、上林（司馬相如作）極鋪陳之能事；長楊、羽獵（楊雄作）具見諷諭之旨；歎逝（陸士衡作）、懷舊（潘安仁作）以示哀傷；鸚鵡（禰正平作）、白馬（卽赭白馬賦，顏延年作），但言鳥獸；寫志則有歸田（張平子作）、閑居（潘安仁作）；述情則有高唐（宋玉作）、洛神（曹植作）。經緯宮商，體物寫志，舉一可以知百矣。

昭明選文，特重賦篇。列文之次，以賦爲首，一也；詳言賦體，細析類別，二也；騷在詩後，與賦不同，三也；全書六十卷（按：文選原爲三十卷，李善注之，衍爲六十卷，傳世者皆作六十卷也），賦佔十九卷，幾佔三分之一，四也。

陸棻評兩都賦云：「前篇以藻腴勝，而極烹鍊之工；後篇以簡實勝，而盡旋折之法。筆力勁，姿態豐，雖脫胎楊、馬，固已出其範圍矣。」（賦格）夫京殿苑獵，體國經野，義尙光大。昭明列孟堅之作爲首，亦有由歟！

夫史書之爲用，所以紀興亡盛衰之迹，存典章制度之實，以載錄國家大事爲主，然歷代正史收錄賦篇，厥例綦繁。卽就文選一書觀之，入史記者二，見于前後漢書者八，載于晉書者五。賦家佳作，圭臬一代，固無異議，若謂旁涉政教，亦有同然！

揚雄云：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。」（法言吾子篇），後之論者，即據此而分「詩人之賦」與「辭人之賦」焉。夫「詩人之賦」，本乎六義，以吟咏性情爲主，以頌贊諷諭爲功，以理爲職，以言爲端倪者也。「辭人之賦」，尙辭而不重義，大率繡錯綺文，鋪張揚厲，求其緣情發義，邈不可得，是故或失于情，或缺于理，言夸而意浮，辭腴而味淺；更或語取駭目，句務驚心，搜奇摘艷，抽黃對白，惟其有文無質，辭工而情短也。

漢志叙詩賦爲五類，賦則分爲四家：屈原以下二十家爲一類，陸賈以下二十一家爲一類，孫卿以下二十五家爲一類，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爲一類。劉申叔云：「班志叙詩賦爲五種，賦析四類。區析之故，班無明文，校讎之家，亦鮮討論，今觀客主賦十二家，皆爲總集，萃衆作爲一編，故姓氏未標，餘均別集。其區分爲三類者，蓋屈平以下二十家，均緣情託興之作也，體兼比興，情爲裏而物爲表；陸賈以下二十一家，均騁辭之作也，聚事徵材，旨詭而詞肆；荀卿以下二十五家，均指物類情之作，侔色揣聲，品物畢圖，此古賦區類之大略也。」（左盦集漢書藝文志書後）然則漢志所謂四家，實爲三家耳，蓋客主賦爲總集之類，不成家焉。

文選分賦爲十五類：京都、郊祀、耕藉、畋獵、紀行、遊覽、宮殿、江海、物色、

鳥獸、志、哀傷、論文、音樂、情。後人譏之頗多，如俞蔭甫云：「文選一書，辭章家奉爲準繩，乃其體例，實多可議。如賦、詩宜以時代爲次，多爲標目，反或拘牽。且特立耕藉之目，而所錄止潘安仁藉田賦一首，特立論文之目，而所錄止陸士衡文賦一首，然則耕藉卽潘賦之正名，論文乃陸賦之本意？題前立題，猶屋上架屋矣。又如風月雪賦之物色，義旣不通，而秋興一賦，又非其論，斯亦義例之未安乎？」（第一樓叢書卷九）劉申受亦云：「高唐義存譎諫，非止狀景言情；鵬鳥志明生死，非誇博物多識（按：文選以高唐賦入「情」類，鵬鳥賦入「鳥獸」類），分類牽強。」（八代文苑叙錄）竊以爲文選分賦之類目，雖有疵謬，但其創例，沾溉于後世者多焉。

陳元龍歷代賦彙，分賦爲三十八類：天象、歲時、地理、都邑、治道、典禮、禎祥、臨幸、蒐狩、文學、武功、性道、農桑、宮殿、室宇、器用、舟車、音樂、玉帛、服飾、飲食、書畫、巧藝、仙釋、覽古、寓言、草木、花果、鳥獸、鱗蟲、言志、懷思、行旅、曠達、美麗、諷喻、情感、人事。其序例云：「此書上稽乾度，籠星辰雨露于毫端，俯驗坤輿，聚都邑山川于紙上；大之兵農禮樂，動合王章，小之朝食舟車，咸關日用；或興懷民事，開卷而如覩耕桑，或緬想儒宗，披文而恍談名理；虫魚草木多識，乃格物之資，刀劍琴書游藝，亦怡神之助；以逮訪道游仙之作，談空紀幻之篇，此

望古而興思，彼懷人而憶事，憂樂互異，清艷各殊，無不竭學士之經營，殫詞人之藻績，爰類從而區別正集與外編。「分類之詳覈，邁越前人。上下千年，體物述志之作，登高哦誦之篇，備于此矣。」

李元度賦學正鵠，分賦爲十類：層次、氣機、風景、細切、莊雅、沈雄、博大、遒鍊、神韻、高古。意謂首二類爲入門之第一義；三至七類爲應區之品目；八九二類，使作者駸駸乎進于古；最後一類，則精擇古賦以爲極則，由六朝以上希兩漢，其道一以貫之，此循流溯源之術也。

文苑英華之賦體分類，最爲瑣碎，先分天象、歲時、地理、水、帝德、京都、邑居、宮室、苑囿等等四十二類，每類之下，更有子目，如天象之下，再分天、日、月、星、星斗、天河、雲、風、雨、露、霜、雪、雷、電、霞、霧、虹、天儀、大衍、律管、氣、象、空、光、明、驕陽等；歲時之下，則分春、元日、春令、中和節、春讌、麥秋、七夕、秋冬、大讌、歲、寒、四時、閏、漏等。如此分類，似仿藝文類聚、初學記等類書。夫賦之爲用，體物萬端，其小無內，其大無垠，豈宇宙萬物，皆可爲賦之類別也耶？

賦之分類，不外三途：一以作家分，如漢志是也；一以題材分，如文選、唐文粹、

歷代賦彙是也；一以風格分，如古賦辨體、文體明辨是也。作家基于源委，題材視乎內容，風格繫于時變，不可一概而論也。

詩之著述，有詩品、詩話、詩考、詩箋、詩譜、詩緝、詩藪、詩式等名目，而賦則有賦品（魏謙升撰）、賦話（李調元雨村賦話、林聯桂見星廬賦話等）、賦楷（王修玉撰）、賦格（陸棻撰）、賦緒（何其傑撰）、賦說（江含春楞園賦說）、賦學（李度元賦學正鵠）、賦珍（施重光撰）、賦苑（李漸卿撰）、賦則（鮑桂星撰）、賦概（劉熙載撰）等等。賦與詩畫境，蔚成大國。其說良然。

人君之能賦者，有漢武帝、魏武帝、魏文帝、魏明帝、晉明帝、宋武帝、梁武帝、梁簡文帝、梁元帝、陳後主、隋煬帝等。傳世者，有漢武帝之李夫人賦（漢書外戚傳）及秋風辭（文選）。魏武帝之滄海賦（文選吳都賦注）登臺賦（水經濁漳水注）僅存一二句。魏文帝之愁霖、喜霽、濟川、臨渦、滄海、述征、浮淮、戒盈、離居、感離、永思、出婦、悼夭、寡婦、感物、哀己、登臺、登城、校獵、蔡伯喈女、玉玦、彈棊、迷迭、瑪瑙勒、車渠椀、槐、柳、鶯等賦二十八篇，散見藝文類聚、初學記、太平御覽等書，嚴可均輯入全三國文。魏明帝之遊魂賦，今僅存四句（見北堂書鈔）。晉明帝之蟬賦，載藝文類聚。宋武帝之華林清暑殿賦及傷宣貴妃擬漢武帝李夫人賦，分見藝文類聚

與宋書始平王子鸞傳。梁武帝之孝思賦及淨業賦，均載於釋藏策與廣弘明集，其圍碁賦則見於藝文類聚。梁簡文帝之晚春、秋興、臨秋、海、大壑、圍城、述羈、阻歸、序愁、悔、玄虛、公子、舌、舞、箏、金鐔、列燈、對燭、眼明、梅花、採蓮、修竹、鴛鴦、鵲鵲等賦二十三篇，散見藝文類聚、初學記、文苑英華等書，嚴可均輯入全梁文。梁元帝之春賦，載初學記；玄覽賦（按：文甚長，鴻裁鉅製之篇也。）、秋風搖落賦，載文苑英華；言志、蕩婦秋思、對燭、採蓮、鴛鴦五賦，俱載藝文類聚。陳後主之棗賦及夜亭度雁賦，見於初學記。隋煬帝之歸藩賦及神傷賦，不幸均佚，爲可惜也。

王公之能作賦者，漢之淮南王安（今存屏風賦）、中山勝王（今存文木賦）、魏之高貴鄉公（今存傷魂賦）、陳王曹植（今存賦五十四篇，見嚴可均全三國文）、晉之譙王無忌（今存圓竹扇賦），宋之臨川王義慶（今存簏箆賦、鶴賦及山鷄賦）、江夏王義恭（今存感春賦、華林清暑殿賦、桐樹賦及白馬賦），齊之江夏王鋒（今存修柏賦）、竟陵王子良（今存梧桐賦），梁之昭明太子統（今存殿賦、銅博山香鑪賦、扇賦、芙蓉賦、鸚鵡賦、及蟬賦）、邵陵王綸（今存贈言賦）等，皆一時之彥也。

以風爲題而作賦者，宋玉以外，有漢之趙壹（迅風賦）、晉之李充、陸冲、湛方生、江道、王凝之。擬宋玉之風賦者，有齊之王融、謝朓及梁之沈約。

謝惠連雪賦，以逸麗見奇。前此，有晉之孫楚及李願；厥後有周之劉琨，皆作雪賦，然均不能及也。

東漢班彪作覽海賦，魏文帝作滄海賦，王粲作遊海賦，惟晉木玄虛之海賦最爲瓌麗，可謂後來居上也。

文帝、陳王之賦，頗多同題并作，如愁霖、喜霽、述征、出婦、寡婦、登臺、迷迭、車渠碗、槐諸賦是也，豈競才之故歟？

晉代之賦，多同題并作，如成公綏、楊乂均有雲賦，李充、陸冲、湛方生、江道、王凝之均有風賦，孫楚、李願均有雪賦，夏侯湛、王廙均有春可樂賦，顧愷之、曹毗均有觀濤賦，郭璞、孫楚、江道均有井賦，嵇康、成公綏均有琴賦，賈彬、顧愷之、均有箏賦，孫諺、成公綏均有琵琶賦，潘岳、王廙均有笙賦，孫楚、棗據均有登樓賦，潘岳、庾闡均有閑居賦，傅玄、張華、潘岳、陶侃、孫楚均有相風賦，張載、傅咸、江道均有扇賦，曹攄、蔡洪均有圍棊賦，孫楚、盧湛均有菊花賦，傅咸、成公綏均有芸香賦，傅玄、夏侯湛均有宜男花賦，孫楚、潘岳均有蓮花賦，潘尼、張載、張協、應貞均有安石榴賦，陸機、嵇含、張載、傅玄均有瓜賦，傅純、傅玄均有雉賦，羊祐、孫楚均有雁賦，傅咸、盧湛均有燕賦，陸機、潘尼均有鼈賦，溫嶠、孫楚均有蟬賦，此其大畧也。